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

起七年六月盡九年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

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

瀧州永熙郡漢端溪縣地又瀧州信義縣武德元年分置

漢端溪縣仍置南扶州南尹州鬱林郡漢廣鬱縣地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許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地也

丙辰

吐谷渾寇扶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慶州宏化郡漢北地馬嶺方渠縣地按宋白續通典慶州宏化郡東南二里有不密城後魏大統十一年置朔州隋文帝改置合川

鎮十六年置慶州今郡城名討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雷城附郭安化縣隋置合水縣武德改合川縣貞觀改宏化縣尋隨郡改縣名管下華池縣漢歸德縣地樂繁縣漢富平縣地馬嶺方渠則爲通遠軍地矣史記正義曰漢郁郅縣今慶州宏化縣是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

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

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惡少年

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

有左右長林門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

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可達虜複姓唐六典凡應宿衛官各從番第諸衛將軍中郎將郎將

及諸衛率副率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并上折衝果毅應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諸色長上若司階中候司戈並五日上

十日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衛州楊文幹營宿衛

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

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

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令起兵其相接應

二人至幽州上變

幽州漢漆縣地漢末置新平郡東北有古建寧後魏置幽州

告太子使文幹

舉兵使表裏相應

考異曰統紀云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蕭甲以賜文幹令起兵煥等行至幽州懼罪

告之劉餗小說云人妄告東宮今從實錄

又有甯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

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謦勸之

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宏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

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

後魏時毛鴻賓所築

因以爲名宋白曰三原縣有鴻賓柵後魏孝昌中蕭實寅亂毛鴻賓立柵捍之其故城在縣北一十五里

以十餘騎往

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

鄭康

成曰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

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

穎馳召文幹

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農武帝加司字穎至梁置十二卿曰司農卿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

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武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

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建成憂憤臥於幕下

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左右亦有斯請今上竝拒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警建成幕度建成侍衛左右唯有十人竝來跪捧太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屏除今其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眾僚文武竝進曰文

幹爲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章太宗曰寡人始奉
恩旨何忍旋踵卽有所違卿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
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詠建成
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

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

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

左右衛率掌東宮羽衛兵

仗之政令正四品上

天策兵曹參軍杜淹竝流於嶺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陽

旣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元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

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人天策府突厥寇代州之

武周城

武周縣漢屬雁門郡魏晉省後魏屬代郡隋廢入朔州雲內縣杜佑曰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有秦馬邑城武周塞

州兵擊破之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

擊卻之

楊文幹襲陷甯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

百家堡在慶州馬嶺縣

秦王世民軍至甯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

師獲宇文穎誅之 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 戊寅突厥

寇原州遣甯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

歸路

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西拓拔氏之先所居也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

擊之

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

癸未突厥寇

陰盤

陰盤縣漢屬安定晉屬京兆後魏置平涼郡隋唐屬涇州唐後改陰盤曰潘原

甲申扶州刺史蔣

普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

璋寇并州

甲壬車駕還京師

甯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

或

說上曰突厥所以虜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

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

南山至樊鄧按行可居之地

踰長安南山出商州卽至樊鄧

將徙都之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

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蕃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事見十二卷
漢惠帝三年

秦王之

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其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卽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淵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

復棄之如是者三顧謂字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吾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蘭池卽秦始皇遇盜之地史記註曰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城卽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紀曰始皇引渭水爲池築爲蓬瀛刻石爲鯨長二百丈遇盜之處也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按新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賊贖沒入又有參軍事注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改曰參軍事則斷獄平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齊佐卽參軍之任也

佛然後死唐興鑾宏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

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嶺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

甯州都督寄治越巂嶺州越巂郡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

厚有識度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

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

刺史縣令按舊書地理志是年置西甯縣西平利南法令清肅蠻

夷悅服將還家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甯何爲遽去仁壽以城

池未立爲辭蠻夷卽相帥爲仁壽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乃

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

壬戌仁壽還朝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甯以兵戍之苑君璋引

突厥寇朔州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己巳吐谷渾寇鄯州驃

騎將軍彭武傑死之

鄆州西平郡禿髮氏所都之地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

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

綏州雕陰郡雕陰古縣漢屬上郡今延州以北嶺山之地也孫儒曰綏州

春秋時爲北狄所居秦爲上郡後魏置上州又改爲綏州取綏德縣爲名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

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

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

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

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

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

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畱此觀之世民

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吾地

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吾直以此百騎相當

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
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
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
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
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
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鋸
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
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
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
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
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爲後突利先
來降服本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

歛於杜陽谷

杜陽山在岐州扶風縣孔穎達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

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

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慙處羅頡利

世常為夾舉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

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

日南郡德州後

改驪州

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

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

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辛未上校獵

於鄠之南山

鄠縣屬京兆在南山下北至長安城六十里

癸酉幸終南

鄠元道曰武功縣太一山古文

以為終南山在武功縣西南按鄠長安之西南山皆曰終南山終亦作中

吐谷渾及羌人寇靈州陷

合川

靈州合川郡治靈州秦漢以來為諸羌保據後周武帝遣吐谷渾取羣山重疊之義置靈州合川縣後周置西疆郡隋廢

縣為

丙子上幸樓觀謁老子祠

岐州熱河縣有樓觀老子祠

癸未以太牢祭隋

文帝陵

十二月丁卯上幸龍躍宮

京兆高陵縣西四十里有龍躍宮

庚午還宮

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

乙酉

武德八年春正月丙辰壽以州都督張鎮周爲舒州都督

壽州淮南

鄆南朝曰豫州北朝曰楊州隋開皇九年曰壽州

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

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旣

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

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復爲交遊自是親戚故

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

州地 吐谷渾寇疊州 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

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夏四月乙

亥党項寇渭州 甲申上幸鄠縣校獵於甘谷

鄠縣有甘亭夏散與有扈氏戰之地

資水南出山甘谷北流逕秦甘陽宮西又北逕甘亭西

營太和宮於終南山丙戌還宮西

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

突厥大臣曰葉護西突厥可汗自葉護為可汗因號統葉護可汗上

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狄

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

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寶足抗北狄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

考異曰新舊傳

皆云封德彝之謀今從實錄

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

子也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

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

睦姓

入子城長史劉君傑

擊破之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 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

華亭縣隋大業初置屬安定郡義甯二年分置隴州至元和三年并入併源縣

及彈箏峽

皆以守隴道

水部

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唐制水部郎中章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溝

渠凡舟楫灌漑之利皆總而舉之凡諸曹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

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

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

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體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

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丙午車駕還

宮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相州魏常平恒州此時突厥兵不能至相州也

睦伽

陀攻武興

蜀有武興鎮後魏置東益州梁為武興藩王國西魏改曰興州順政郡此非睦伽陀所攻者也按晉書地理志

永甯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睦伽陀所攻者即此武興故城

丙辰

代州都督簡懿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

新城在馬邑南

復命行軍總管張

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太谷以禦之

太谷舊曰陽邑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太谷屬并州宋白曰并州

太谷縣本漢陽邑縣今縣東十五里陽邑故城是也後魏太武景明二年復置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陽邑為太谷因縣西太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八

思補

召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考異曰舊本紀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

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唐歷亦同今據實錄七月八月壬戌突

秦王出蒲州八月無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事

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沁源漢穀遠縣地後魏改

名隋恭帝義甯元年置義甯郡武德元年置沁州左武侯大將

又以潞州之襄垣黎城涉銅鞮鄉等縣置韓州

軍安修仁擊陸伽陀於且渠川破之且渠川沮渠氏之壘也沮渠蒙遜據涼州川以是得名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

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

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

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

之陰山庚辰突厥寇武靈考異曰實錄統紀並云寇廣武按北邊地名無廣武下云靈州都督敗之蓋靈

武字誤耳今按舊唐志代州雁門漢廣武縣或者寇廣武即太谷乘勝之兵數史臣以漢古縣名稱雁門為廣武耳

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

都督蘭整擊破之

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檢校其輕重大小也唐制

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寸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斛二斛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其量制公私又不用斛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程大昌曰杜佑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尺二寸當今一尺計云當今謂即時即時者當佑之時也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

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上聞之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

於殿廷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

廓往欲擊寶建德李世勣遇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

血其勇何特古人哉突厥寇蘭州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

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

之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

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武德元年以甯州彭原縣置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馬宇

文士及權檢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慶為陳

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

岷州 戊申肅州山獠反 肅州通義郡本漢犍為郡南安縣地西魏置肅州因岷山而名 十

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

襄邑王神符檢校楊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由此廣陵專揚州之名

丙武德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甲

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遣員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二月庚

申以齊王元吉爲司徒 丙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

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戊寅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

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屯擊之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還

宮 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戊戌益州道行臺尚書郭行方

擊眉州叛獠破之 壬寅梁師都寇邊陷靜難鎮 丙午上幸周

氏陂 辛亥突厥寇靈州 乙卯車駕還宮 癸丑南海公歐陽

脩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考異曰實錄云

安得五千人蓋十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

王幼良擊走之 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歷考

志劍南有雅州無洪州或曰卽眉州洪雅縣二州二字衍隋開俘

泉十三年以西魏嘉州洪雅鎮置縣宋白曰因洪雅川爲名男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

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

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令傅奕上疏 唐太令史從五品下掌觀察天文稽定歷數凡

日月星辰之變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風雲氣色之異

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

啟三塗謬張六道 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爲三塗言人之爲惡者必墮此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爲六道恐

惕愚夫詐欺庸品乃追讎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

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

輕犯憲章有造爲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

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

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

降自義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胡神然唯城西桑門自傳其法

事見四十五卷永明八年

西晉以上國有嚴科

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泊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侯政

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

謂梁武帝雖死臺城齊文襄爲虜奴所執也

今天下僧尼

數盈十萬翦刻紺絲裝束泥人競爲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卽

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

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

今忠諫鮮不及觸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

寺塔奢侈虛費金帛

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眾桑門爲息心比丘爲乞士

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

誠曰沙彌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佛弟子收奉舍利建

宗廟也故世稱塔廟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託妃

主潛行謗譏子佗竟被囚繫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

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奔言合理

古有大僕正漢九卿有太僕梁十二卿有大僕卿唐大僕卿掌邦國畜牧車輿之政令蕭瑀曰佛聖人也而

奔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奔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

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

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以世嫡叛其父釋氏之法不拜

君親故言以

蕭瑀不生於空桑

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濱

夢神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母明而視之曰水出焉告其鄰居而

走顧望其邑成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

長有賢德教以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

爲尹是謂伊尹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

戒律皆如奔言又寺觀鄰接廛邸潤雜屠沽辛巳下詔命有司沙

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

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

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弈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

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之會

甯鎮道西會州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吏叛歸梁師都虔州當作廢州

都督劉晏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州廓州澆河郡古邈州之郡 戊戌突厥

寇秦州 壬寅南越州人盧南殺甯道明 丙午吐谷渾党項寇

河州 突厥寇蘭州蘭州金城郡漢金城郡之枝陽縣地以阜蘭山名州 丙辰遣平道將

軍柴紹將兵擊胡岐州道為平道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漢天文志曰太

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註云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則經天管灼云日陽也日出

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喪為不臣

為更王國 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

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

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
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
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
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
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
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
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分競
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秦王時領陝東道大行臺仍命汝建
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
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舊書地理志東都在西都之東八百五十里吾思汝卽
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

兵不可復制不如畱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
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
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
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
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
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
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日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
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
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元齡謂比部郎中長孫
無忌曰唐制考功郎中屬吏部掌文武官吏之考課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比部屬刑部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廩賦
贍調斂徒役課程逋懸物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
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

朝塗地

府朝猶言府廷也漢時郡僚謂本郡爲郡朝亦此類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

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閒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

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

民召元齡謀之元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

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

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

副護軍尉遲敬德

時秦齊府各置左右六府護軍

并以書招之曰願迺長者之眷

迺迂

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

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

左傳狐突曰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杜預註云名書于所臣之策

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

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

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

斗謂北斗唐人也

詩曰身後堆金柱北斗蓋時人常語也

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

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

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

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

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

武德元年以咸州同谷縣置西康州

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

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

二護軍段志元志元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

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

尚在府中無忌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

君集

右候車騎將軍以車騎將軍屬右候衛也三水縣漢屬安定郡隋唐屬邠州宋白曰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水井

流為名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

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

是重二人

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

蕭瑄之惡以主社稷謀于衛公靖請辭謀于英公徐勣勣亦辭帝

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

之舊建成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太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

于上曰秦王既有大功終不為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

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

漢高乞養此之謂矣此亦近評今不取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

烏城蓋在靈州五原縣烏池或曰在朔方烏水上杜佑曰武威郡南二里有烏城

守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

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關內十二軍涇州道曰元吉

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

行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其軍率更丞王珪密告世民

唐志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曰上尊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編刻之政令○臣音質太子語齊

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

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

考異曰舊傳以爲建成實有此

言而誑告之按建成前此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可信之理此說殆同見戲今但云誑告建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誑以傳疑也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

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誑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

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

眾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亟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

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

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

敬德等不必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攢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寶嘗謂齊王曰此齊府護軍也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瑾自外來取

龜投地

說苑曰靈龜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易號爲龜

曰卜以決疑今事在

不疑尙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

考異曰唐書云布卦未畢張公瑾適

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箸秦王曰善今從舊唐書

世民令無忌

密召房元齡等元齡等報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

不敢奉教

房元齡之言亦以激發世民

世民怒謂敬德曰元齡如晦豈叛我邪

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

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其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

行道中乃令元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

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元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趨元武門上時己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跋馬者搖駭馬銜偏捉一轡又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殺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太子左右衛率府所領馮立亦有親勳翊三衛府聞建

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訥徹屈

陞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

屈陞直隸縣內府萬年未縣本隋大興縣武德元年更名

帥東宮

齊府精兵二千馳趣元武門張公瑾多力獨閉門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宏掌宿衛兵屯元武門

雲麾將軍梁百二十五號將軍之一也唐為武散階

從三品上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

戰未晚也君宏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

唐諸衛中郎將

皆正四品下

君宏顯儒之曾孫也

敬顯儒仕北齊官至尚書右僕射

守門兵與萬徹等

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

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

宏謂其徒曰亦足以少保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

閣本太極宮圖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元武門內之東近疑雲閣北海池在元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

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
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
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
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
秦王功高望重其爲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李
士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
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一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
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權檢校侍中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
出宣敕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
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
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

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竝宜依舊是年四月命有司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山僻萬徼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曷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如舊曰殺人流血旁作爲喋血師古曰喋謂履步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戊辰以宇文士及爲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爲左庶子高士廉房元齡爲右庶子尉遲敬德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皇太子出則版奉外辨中嚴入則解嚴凡令書下則書諸覆密詔所書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啟之事太子通表如人臣之禮官臣上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啟其封題皆曰上

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于坊舍人開庶
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
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隋制也龍朔

姚思廉爲洗馬悉以齊

改門下坊爲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

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故德

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國丞掌判國司句稽監印事

初洗馬魏

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

閒吾兄弟眾爲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

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

詹事主簿從七品上掌印

檢句稽府事

亦召王珪韋挺於嶺州皆以爲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

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

通爲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尙

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

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

雲起少事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章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疾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吐谷渾寇岷州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爲太上皇傳位與太子矣己卯太白晝見辛巳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初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許爲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通事舍人秦謁者之官也晉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宮曰通事舍人唐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廷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進退凡四方通表蠻夷納貢皆受而進之瑗心不自安說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說曰大王若入必

無全理今擁兵數萬柰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與泣瑗

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

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

隋于營州之境故羅

故城置遼西郡武德元年曰燕州六年自營州遷于幽州城中又于懷戎置北燕州武德六年李藝自幽州入朝王詵爲長史實掌州事幽州之人素信服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反覆瑗欲反故召之與計事

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瑗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

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持其首告眾曰李瑗與王詵同

反囚執敕使擅自徵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爲也汝甯隨瑗

滅族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眾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其麾

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遽

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於門外君廓謂瑗眾曰李瑗爲

高祖武德八年

逆汝何爲隨之入湯火乎眾皆棄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壬午以王君廓爲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

崔仲方事周獻平齊之策及隋獻平

陳之策孝芬之孫也

乙酉罷天策府

秋七月己酉柴紹破突厥於秦州

斬特勒一士卒首千餘級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爲左武衛大

將軍又以程知節爲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爲右武侯大將軍

壬辰以高士廉爲侍中房元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左僕射長孫

無忌爲吏部尙書杜如晦爲兵部尙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爲中書

令封德彝爲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爲御史大夫

中書舍人顏師古觀城劉林甫爲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君集爲

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元爲左驍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爲右領

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左武侯將軍

左武侯即東宮左武侯率也隋文帝置左右內

率領東宮千牛備身侍率之事副率為之貳

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軍

漢魏置城

門校尉唐置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將軍掌宮禁門籍之法凡京司應入宮殿門皆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

右內副

率李客師為左領軍將軍

唐志隋置左右領軍府大業三年改左右屯衛唐因屯衛名改為左右威衛又

探前代領軍名別置左右領軍衛監掌如左右衛

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客師性

好馳獵四時從禽略無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

際澧水禽鳥皆識之每出輒隨而翔噪野人謂之鳥賊

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敕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

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內重太子下令六月四日以

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瑒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

坐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

武德

元年以相州之隆陽臨水成安

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

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

械鎖而送之謂之錮送

徵曰吾受命之目前宮齊

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

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旣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

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爲

萬泉丞

東宮十率府皆有倉兵鎧三曹參軍從八品武德元年分蒲州之樓山安邑龍門猗氏汾陰置萬泉縣屬泰州後屬

終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

則之弟子也

唐令則事隋太子勇勇廢被誅

辛亥太白晝見甲寅太白復晝見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丁巳太白晝見

壬戌吐谷渾遣

使請和 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子卽皇帝

位於東宮顯德殿尊帝爲太上皇赦天下囑內及蒲芮虞秦陝鼎

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八十以上賜粟鼠 癸酉詔以

宮女眾多幽閼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初稽胡酋

長劉仝成帥眾降梁師都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

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

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

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

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上皇承順妃嬪彌縫其闕

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

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聞政事固

問之終不對 己卯突厥進寇高陵高陵縣漢屬馮翊唐屬京兆在長安東北七十里 辛

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涇陽縣屬京兆在長安北七十

里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後漢及晉池陽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

俟斤阿史德烏沒啜

突厥官二十八等俟斤在吐屯之下阿史德別是一等

斬首千餘級癸

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自長安出咸陽過渭水便橋

遣其腹心執失

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

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

自負盟約引兵深入于我無媿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

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

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惡陵乃囚思力于門下省上

自出元武門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

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

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

將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

軍使卻而布陳獨畱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
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
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
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今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
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吾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
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
和詔許之上卽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
之上突厥引兵退

考異曰劉餗小說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

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
合帝怒欲擊之請詣領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
胡兵遂退于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金帛一
無遺焉今據實錄紀傳結盟而退未嘗掩襲小說所載爲誤

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

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

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

謂渭水之西

達官皆來

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

伏兵于幽州以待之

存疑幽州注云當作幽州謂突厥歸路正當幽州也當從之然新舊突厥傳俱作幽故未

敢擅改姑存之以俟再考

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

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

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旣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

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旣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墜不復設備

然後養威伺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

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初上旣赦馮立之罪立歸謂所親曰

上丐我生我當報以死及虜寇便橋立率數百騎出戰于咸陽殺

獲甚眾上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牧廣者多以鹽貨爲蠻夷
患由是數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食泉歎曰此吳
隱之所酌泉也但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以爲食安能易吾性
乎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高祖武德九年

唐紀七

三

四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

起武德九年九月盡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平

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間陛下親在其閒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郃陽置西韓州又上皆於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城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閒悉爲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

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

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

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甯元年

今房元

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

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

事見一百八十八卷武德二年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

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元

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

至戚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

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

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

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

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

絕 上於宏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歐陽修曰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

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 置宏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四部書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

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

品已上子孫充宏文館學士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

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諡曰隱齊王元吉爲海陵王諡曰刺以禮

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宣秋門甚哀

太極宮圖宣秋門在千魏徵王秋晨之西百餘門之東

珪表請陪送至墓所

考與曰高祖實錄建咸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諡太宗實錄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唯

唐歷在此年十月貞觀及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宜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郎葬建咸元吉恐在後但別無月日可附上許之命官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

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生子承乾殿因以名之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於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戶分初蕭瑀薦封德繹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

食諸州

瑀為左僕射德繹為右僕射德繹素險故每議事已定德繹數反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繹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

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考異曰舊傳太宗以元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

俄拜少師復爲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免按實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

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

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

封宗室爲郡王見一百九十五卷五年

上從容問羣臣徧封

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

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

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

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

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唯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

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饒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

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後分諸州都督府爲上中下三等大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司馬正五品下州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馬亦皆遞降一品 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

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眾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卽位下詔云道負官物悉令蠲免有

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
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稅調關外給復一年於
是已輸官者皆散還之既而又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
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爲兵
何謂以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其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
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
是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
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
中男賜徵金襴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

景州漢平原郡
南縣地隋置弓

高縣屬觀州唐平河北分弓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
七品上掌句稽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展兼句稽失

召見問

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

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民已不堪何況一日萬幾失不止五日以繼日至于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係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

唐諸州無記室惟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

品上舊古蓋慮江王瑛嘗幽州時爲記室也唐制資序未至以他官入省者爲直

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

所食不過適口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註云珍謂滷熬沽毋炮豚炮脾擣珍漬熬肝膏也

唯狂罔念耶

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

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傷亡國之聲淫勿沒

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黼黻塞耳而聽

於無聲

黼黻充耳飾古曰以黃綿爲圓用兩組紐之於冕瑩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對音倫上聲

我皇撥亂

以智力惟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進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佑之上嘉之賜以束帛

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純二匹綾二匹縵四匹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縵

二匹縵四匹縵四屯凡時服稱一昇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賜束帛有差者五品以上五匹六品已下二匹命婦視

其夫

除大理丞

大理丞正六品掌分判寺事

止召傳奔賜之食謂曰汝前所

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

嘗謂弈曰佛之爲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
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
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

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

司門郎屬刑部掌天下門

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唐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匹

上欲殺之民部尙書裴

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
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
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僕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
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
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宣陽郡王佑為楚王 新羅百

濟高麗三國有宿仇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韓相傳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東界居

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謂漢毋耳儉使高麗奔汙泥後復國其畱者為新羅兼有沃沮不胡韓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張熱臣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罷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 送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諡文皇帝廟號太宗

咸亨五年追諡太宗文武聖皇帝天寶入載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又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在位二

三年改元一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

新志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 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

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曰今

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程大昌曰

唐西內太極殿卽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閣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御宣政前殿則謂之衙衛有仗御紫宸便殿則謂之入閣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上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謂之入閣 上命吏

部尙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餘條

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易之蜀王法曹參軍

裴宏獻

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七品上

請改爲加役流徙三千里居

作三年詔從之

考異曰新舊刑法志皆云居作二年今從王溥會要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

忠清公直

兵部郎中掌制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

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

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讎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

若徧歷諸司搜摘疵類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

涇州道爲天節軍

藝之初入

朝也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上皇怒收藝繫獄旣而釋之上卽位藝內不自安先是曹州妖巫李五戒自言通於鬼神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上

皇聞而召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
必當母儀天下孟氏篤信之令密觀藝巫曰妃之貴由於王王貴
色發矣孟氏乃力勸藝反藝乃詐稱密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
幽州幽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藝入據幽州詔吏部尚書長孫
無忌等爲行軍總管以討之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
圖之事泄藝囚慈皓岌在城外燹變勒兵攻之藝眾潰棄妻子將
奔突厥至烏氏漢烏氏縣屬安定郡故城在彈箏峽東氏音支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
壽爲利州都督亦坐誅初隋末喪亂豪傑竝起擁眾據地自相
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
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閒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
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

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

京兆同華商岐郿隴涇原富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爲關內道洛汝陝虢鄜滄許穎陳蔡汴宋毫徐豫宿鄆齊曹濮青滑登萊棣兗海沂密爲河南道蒲晉絳汾壓并南汾遠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爲河東道懷孟魏博相衛檀貝邢洺磁恆冀深趙治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懷營平爲河北道荆峽歸襄澧朗忠涪萬夔唐驛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爲山南道秦渭河鄆蘭階洮岷廓岷宕涼瓜沙甘肅爲隴右道楊楚渭和壽隴斜光德黃安中爲淮南道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州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州邵黔辰夷思隸爲江南道益嘉眉邛簡資瀘雅南會翼維松姚恭戎梓遂綿劔合龍普渝陵榮瀘爲劍南道廣番循韶南康韶端新昌南宕春羅南石高南合崖振南南方南簡涪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樂南恭融容牢南林南扶南越

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貧

不能婚娶者州縣爲之行禮配合之 三月癸巳皇后帥内外命

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

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

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斲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矧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偏之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閒疾苦政事得失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龜暴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有告其謀者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五月苑君璋帥眾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事見一百九十卷高祖武德六年退保恆安隋朔州雲內縣之恆安鎮卽後魏所都之平城也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其眾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雁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雁門縣帶代州漢廣武縣地頡

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強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眾來降上以君璋爲降州都督芮國公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是月敕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辭訟有陳事者悉上封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德彝資性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

合之外謹慎居處衣服陋素而交結官府賄賂狼籍又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測其膺趾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爲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修短之所

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尙

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

歐陽修曰唐因隋制以三

省之長尙書令侍中中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爲尙書令臣下遽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尙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尙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

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改正通鑑原文於此下有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等語按下文所載同乾載延陀諸部相帥叛頡利頡利益衰會大雪平地數尺是一時事似不宜分爲二今去之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

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

附侍中高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土廉爲

安州大都督 關內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 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

淹參預朝政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

參知機務之類甚眾不知其入銜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執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

生官參預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鄧懷道 刑部郎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典

憲而辨其輕重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畱之計懷

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爲自

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

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旣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

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遣使分往諸州賑恤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

州驕縱多不法震史李元道數以正議裁之君廓又嘗以一婢遺

元道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元道因放遣之君

廓甚不悅及是徵君廓入朝元道房元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

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後魏于新豐鄭縣之

爲縣屬京兆尹在長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元道坐

流揚州未幾徵還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 嶺南酋長

馮盎談殿等迭相攻讐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

命將軍蘭纂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眾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智戴勇而有謀既撫眾得士死力帝聞其善兵嘗指雲而問之曰其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利木柔擊之可勝帝奇其對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 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

太宗貞觀元年

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畱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宏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第無忌及后竝幼安業斥還舅氏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及上卽位后不以舊怨爲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爲之固請曰安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極刑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聖朝之累乎由是得減死流嶺州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坐與孝常往還亦除名爲民未幾上閱功臣圖見順德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爲見順德頽然自醉召拜澤州刺史復其舊邑順德素放縱不遵法度至此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饋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前刺史竝占境內膏腴田數十頃順德竝劾而

追奪分給貨已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爲人臣不能存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

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唯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謠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一年閒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 中書出命門下審發按憲制凡詔旨制敕歷書冊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書既下則署行而過門下省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 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

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

謂知其非而

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

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此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閒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

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亡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

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

曹魏時藺臺遣御史二人

居唐中伺察姦非遂稱黔中侍御史唐從七品下掌朝廷供奉之儀式安喜縣屬定州漢為盧奴安險二縣地章帝改為安喜縣容垂改安喜為不連後魏復曰安喜後齊廢盧奴縣入安喜隋改曰魚虞唐復曰安喜

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

決之此時敕使非宦官凡奉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

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

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

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

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

人異辭者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天門九重人主之門

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 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

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 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

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

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考異曰韓琬御史臺記伏

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
甯與閼龍逢道于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
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臣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
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爲諫議大夫按高祖貞
錄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
授治書侍御史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隋世選人十一

月集至春而罷曰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誦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

奏請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

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

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

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元齡曰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元齡併省之畱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
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鄒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
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
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

奏曰

義豐漢中山安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義豐屬定州

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

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初

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辭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

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

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敕勒卽鐵勒也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陁

氏因紇先曰袁紇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後稱回紇姓葉
葛羅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長安七千里都尉亦曰都波其
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倚利幹居瀚海北多溫葛亦曰多覽
葛在薛延陀東瀕同羅水同羅在薛延陀北多溫葛之東距長安
七千里而歲饑因亦曰僕骨在多溫葛之東地最北拔野古一日
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沒敵磧北地千里直僕固鄰于靺鞨思結在
延陀故牙渾在諸部最南斛薛居多溫葛北奚結在同羅北阿跌
一日訶跌或爲跌跌契苾一日契苾羽在焉耆西北應娑川多溫
葛之南白雲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固接避
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紇音鴿契音乞苾有別語密三者
音習考異曰舊書敕勒作鐵勒新書云即元魏時高車或曰敕勒
說爲鐵勒今從新書舊書多溫葛又作多厥葛今從實錄唐統紀
又舊書僕固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寫 薛延陀於諸部
之故訛謬不一今從陳子昂集及僕固懷恩傳

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
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
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汪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
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

補註已上所載與一百八十卷大業元
年所載鐵勒一條原屬一事但前本隋

書此本唐書故部落酋長稱號稍有異同耳 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辭延陁契苾二部並

去可汗之號以臣之此上皆序隋時事 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

始畢可汗鬱督軍山在大漠外直長安西北六千里 乙失鉢所部在金山者西屬統葉

護可汗統葉護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

利可汗考異曰舊唐書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辭延陁已叛頡利擊走其

欲谷設安得二年始附于頡利乎 頡利政亂辭延陁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

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

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眾多為所虜

回紇由是大振辭延陁又破其四設突厥號典兵者為設四設數四部帥之典兵者也 頡利

不能制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

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

鄭元璠使突厥還

周有大行人之官秦爲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
帝曰大鴻臚梁竑十二卿鴻臚爲冬卿去大字

唐因之掌賓客及凶儀之
事○璠有壽數道三首

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

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棄
閒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棄人之危
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
後討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
道立使西突厥見上卷高祖武德八年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
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
主要須經我國中過我且留之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軍諮祭酒
蘇世長使於突厥與頡利可汗爭禮不屈拒卻賂遣朝廷聞而壯

之

子貞觀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
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與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
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
子非它人所能閒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爲之請
上乃許之以爲開府儀同三司以兵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
攝吏部尚書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上尚書左丞勾吏戶禮十二司右丞管兵刑
工十二司左右司郎中各掌副十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
目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丁巳徙漢王恪

爲蜀王衛王泰爲越王楚王祐爲燕王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

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

之惡得以上聞

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鮮寡有聞於苗

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其鯀驩

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以刑部尙書李靖檢校中書令踰年轉兵部尙書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元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

事見七
十二卷

魏青龍二年

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潁爲隋相公平誠治體隋之興亡

繫潁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

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

自二省長貳而下至諫議大夫也

及尚書

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

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

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

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

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

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

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詔

天下州縣竝置義倉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

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辭

延陁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

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

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彊控弦

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可如是

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

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

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

結兄弟事見上卷高祖武德七年

然頡利亦與之有盟

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武德九年

奈何兵部尙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

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何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曼司馬劉蘭成圖之曼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閒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曼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曼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

克東城見一百

九十卷武德五年

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掩旗臥鼓不出師都宵

通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
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
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

梁師都將大業末起兵至是而滅

以其地爲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
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有

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皇夏十四曲孝孫制十二和以法
天之成數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
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安和九曰昭
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詔協律郎張文
收與孝孫同修定

漢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唐協律郎正八品上屬太常寺

時孝孫與諸音

家更相質難不能決溫彥博王珪魏徵薦博州呂才天悟絕人聞
見一接輒究其妙乃召直宏文館才置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
與律諧契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

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

曲

北齊之時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注

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

曲蕩而拙世俗流傳言爲陽王伴侶

杜佑曰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鬢垂並陳後主所造恆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爲

此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

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

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

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埜能目制方員心度曲直

埜古之巧人

然不能以教人

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
百世傳之于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埴之規矩而施之器是
亦埴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
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遠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
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
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
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于身興於
闔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
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
化周浹鳳皇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
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

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
救漸臺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
平陽之災謂懷
愍二帝蒙塵也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

之辱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
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筮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
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
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
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
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
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
何在哉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

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輿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穀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注洎水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

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

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
下省置起居郎二員其以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注 陛下之言

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

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

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

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

事見一百六十卷承聖三年此

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

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王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

蒙寵任而身爲弑逆

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

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幸

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

以啟大唐自以爲功頗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而死

秋七月

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

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竇元禮竝除名徙邊

武牙郎將即虎牙郎將唐避諱改虎

武曰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王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八月甲戌朔省冤獄於朝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二終